



鲁迅演讲集

L U X U N Y A N J I A N G J I

阎晶明 编选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鲁迅演讲集/阎晶明编选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01. 10

ISBN 7-5407-2753-5/I·1635

I. 鲁... II. 阎... III. 鲁迅著作—演说—文集
IV. I210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1927 号

鲁迅演讲集

阎晶明 编选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-1 号)

邮政编码: 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5 字数 135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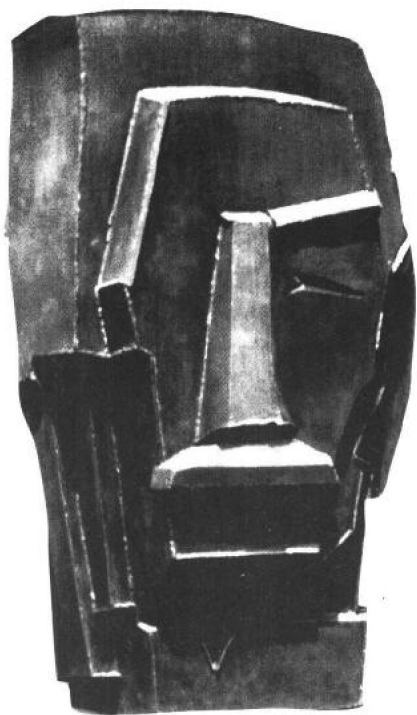
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8 000 册

ISBN 7-5407-2753-5/I·1635

定价: 1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



“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。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，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，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，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，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。”（《呐喊·自序》）

“在我的后园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
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”
(《秋夜》)



北京阜成门西三条二十一号鲁迅故居

1923年10月鲁迅买下此处，亲自设计改造。小说集《彷徨》中的《祝福》、《伤逝》等十一篇，散文诗集《野草》中的《秋夜》、《过客》等二十三篇，均在这里完成。

“……我实在无话可说。我只觉得所处的并非人间。四十多个青年的血，洋溢在我的周围，使我艰于呼吸视听，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？长歌当哭，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。……”（《纪念刘和珍君》）



“老虎尾巴”卧室兼工作室

图片右侧的房间为鲁迅自行设计的卧室兼工作室，戏称“老虎尾巴”，院落里的丁香树为鲁迅亲手所植。1925年“三一八”惨案发生，鲁迅在此写下《纪念刘和珍君》。

“群众，——尤其是中国的，——永远是戏剧的看客。”(《娜拉走后怎样》)

“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，即使搬动一张桌子，改装一个火炉，几乎也要血；而且即使有了血，也未必一定能搬动，能改装。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，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。(《娜拉走后怎样》)



北京女子师范大学

1923年12月26日，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(即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前身)发表《娜拉走后怎样》的著名讲演。穿越历史的声音足可见出鲁迅的中国观。

“这就因为中国人看小说，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，却自己钻入书中，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角色。所以青年看《红楼梦》，便以宝玉、黛玉自居；而老年人看去，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份，满心是利害的打算，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。”（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）



陕西讲学留影

1924年7月21—29日，鲁迅前往陕西为“西安暑期学校”讲述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。鲁迅的小说史观一样渗透着他对中国的认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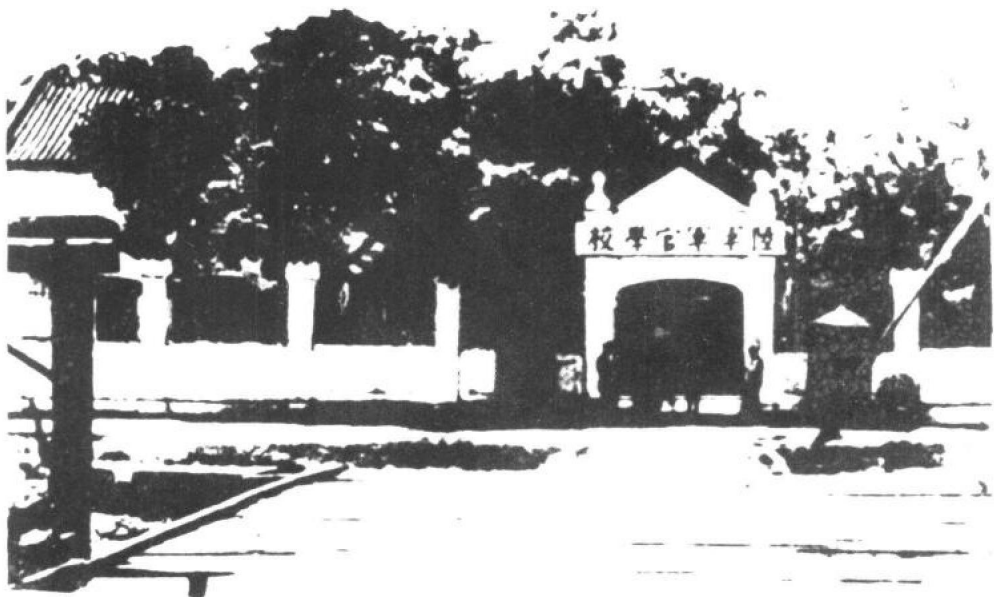
“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。大胆地说话，勇敢地进行，忘掉了一切利害，推开了古人，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。”（《无声的中国》）



香港青年会礼堂

1927年2月18日和19日，鲁迅在“香港青年会”先后做《无声的中国》、《老调子已经唱完》的讲演。

“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，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，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，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。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，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，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，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，倒是真的。”（《革命时代的文学》）



黄埔军校

1927年4月8日，鲁迅在广州“黄埔军校”发表题为《革命时代的文学》的讲演。

魯迅先生心在魯迅



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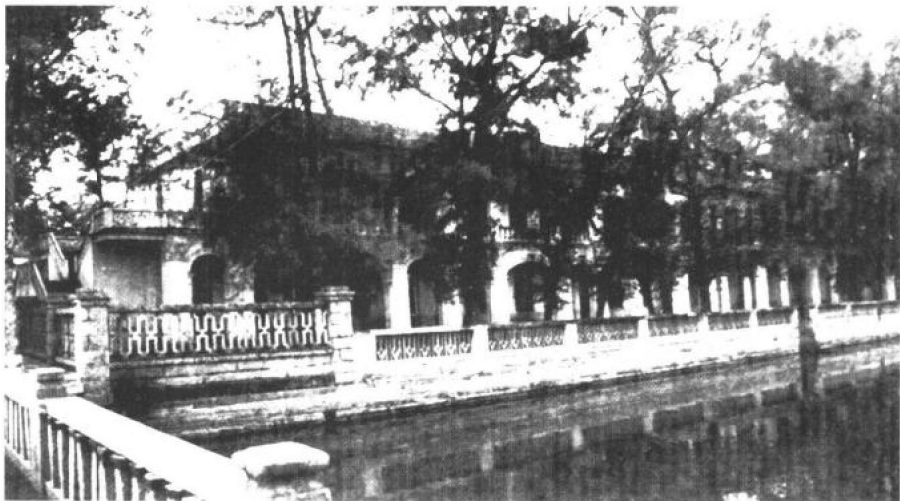
The China Studio
amoy

中國照相館

“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。”(1926)

“这几天，‘名人’做得太苦了，赴了几次送别会，都要演说，照相。我原以为这里是死海，不料经这一搅，居然也有了些波动，许多学生因此而愤慨，有些人颇恼怒，有些人则借此来攻击学校或人们，而被攻击者是竭力要将我之为人说得坏些，以减轻自己的伤害。”

〔《两地书》(一〇五)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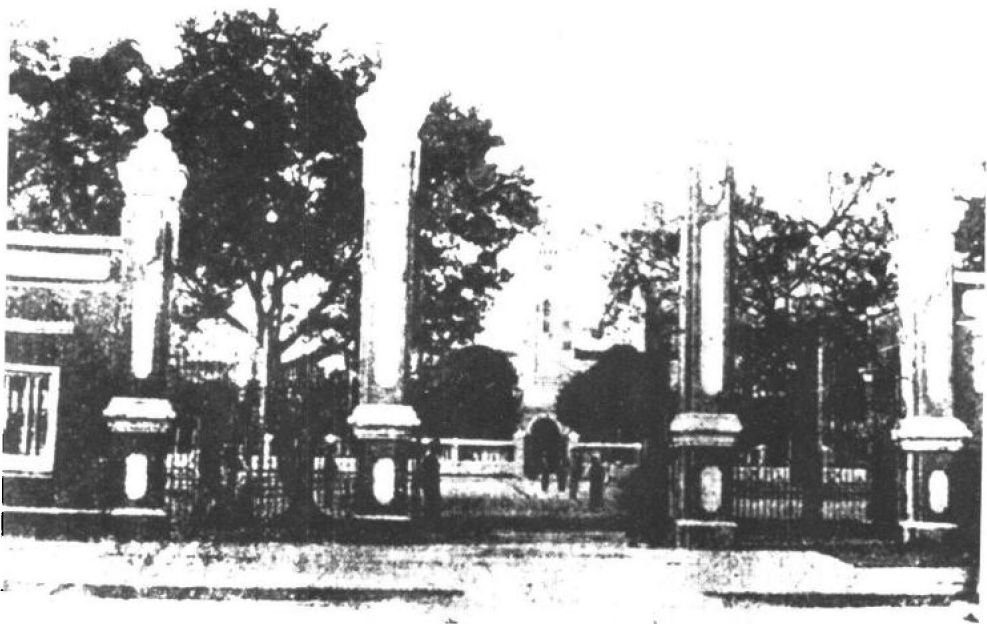


集美学校

1926—1927年鲁迅在厦门期间，曾做过数次讲演。短暂的经历却留下复杂的记忆。

“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，原不过是教书。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。我知道不妙，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，就声明我不是什么‘战士’、‘革命家’。倘若是的，就应该在北京、厦门奋斗；但我躲到‘革命后方’的广州来了。这就是并非‘战士’的证据。”

（《而已集·通信》）



中山大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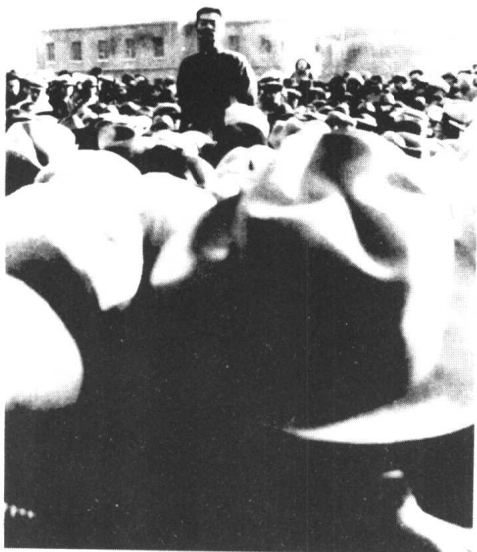
1927年1月25日，鲁迅在中大学生的欢迎会上发表讲演。

“现在做文章的人们几乎都是帮闲帮忙的人物。有人说文学家是很高尚的，我却不相信与吃饭问题无关，不过我又以为文学与吃饭问题有关也不打紧，只要能比较的不帮忙不帮闲就好。”
(《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》)



北京大学

1932年，鲁迅在北京大学国文会发表《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》的讲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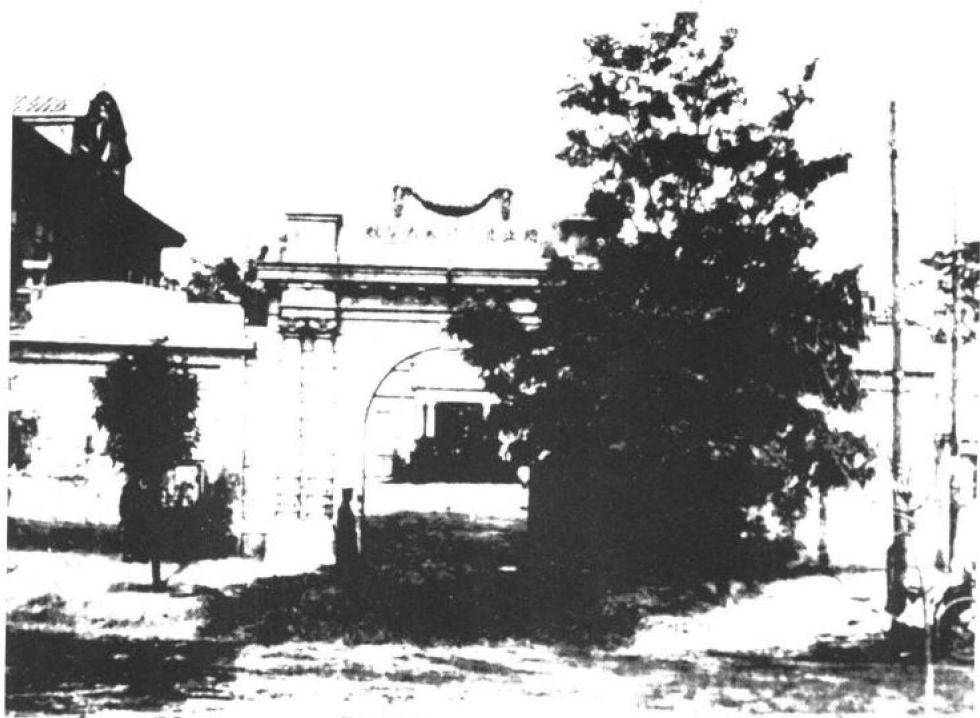


鲁迅在北师大演讲



“因为作品懂得的人愈多，力量就愈大，价值就愈高，艺术作品普遍的，须要大众化的……”(《再论“第三种人”》)

“许多人想保存旧艺术，这是不合理的，而且是不可能的，许多的资产阶级，不当摇摆于高潮中，当与群众接近，要不怕衣裳的玷污，不怕皮鞋的染土与群众接近，新兴艺术的前途，无论如何，时代必然趋势，什么方法也阻碍不住的。”（《再论“第三种人”》）



北京师范大学

1932年11月，鲁迅由沪赴京，应邀讲演数次，时称“北平五讲”。鲁迅在北师大的讲演，讲题为《再论“第三种人”》。

“画工农劳苦大众，要画得好
看些，不要把他们形象画得那么
凶恶、野蛮。农民是纯厚的，不
必把他们涂得满脸血污，矫揉造
作。”

（黄新波《不逝的记忆》中所记
鲁迅谈话语录）



在木刻展览会上

1936年10月8日，鲁迅参观了“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回展览会”，同青年木刻家们座谈。时距鲁迅逝世仅11天，备受病痛折磨，然而他的兴致和表情足以证明他对青年艺术家的爱护。